

抱經堂文集

七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冒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

聞者謂公外鈞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

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隸巡撫卽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 蹕事

聖祖不深譴

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卽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
翻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
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効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
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
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土子試
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

中一名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
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授雲南巡撫值
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畱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
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還倍加
優卹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
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
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

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王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詘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 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 觀雍正三年加

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
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
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濱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
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
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
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雖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卽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畱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尙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
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
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
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
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
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
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
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
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
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

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
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
分主教事更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肆習監中舊所
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
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
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畧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
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
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
其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
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
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

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

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資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

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冒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

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

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其造辟陳奏者尚末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

命下於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上覺公顏色顛頓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寢劇上遣醫視給稜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 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
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
身體之不徒見於辭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
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卽劾奏中猶稱公
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於民推問之
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卽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
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 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
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
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蔭生例當
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

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

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矣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庚子

君諱應詢字蒼毓常州江陰人楊文定公之子也先世詳君考傳中文定公以進士起家敷歷中外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傅予謚入祀賢良鄉賢祠當世所推理學名臣也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公奏云臣弟廩貢生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卽以爲臣後君果於是年生命蓋以此也本生考聖翼府君後任泰興縣儒學訓導君幼卽隨文定公宦滇南迨公閒居行館躬自訓講性理諸書與安溪李文貞公之所著述欲盡傳其學君一生行己處

事實本於庭訓居多雍正元年

覃恩授二品廕生時方七歲

皇上御極召公入 覲君奉母劉太夫人歸里公卒於位君終身以不及視含斂爲恨乾隆四年服闋引

見以部主事用因太夫人年高乞終養太夫人年躋大耋始卒君亦有小患訖未就選然君雖未服官其隱造福於鄉邦者事甚夥當歲在乙亥邑大饑明年春又大疫令周君鳳岐倡議振濟以其事屬之君君悉意籌畫凡平糶鬻粥施藥施槥皆井井有條所全活者甚衆督學李公因培振興文教以舊澄江書院狹隘於養士之道未備以君衆望所屬與相商推勸紳士有力者捐輸

且擇老成者董其事於是增房舍厚廩餼購經史學者
彬彬稱盛焉卽今暨陽書院是也漕米倉舊在城內有
園改建以漁利者誑縣使移建南關外君聞之力爭謂
倉建城內官易稽察近接水次船便轉般民居環護啓
閉謹嚴四鄉輸納遠近適均官民相安歷百有餘載明
季會移城南旋即燬廢況地當潮汐之衝農船每遭撲
撞於公私皆不便當事聽其言得不徒令蔡君澍以棲
霞菴爲明典史閣公應元殉節地於其所立祠并祀同
時守城殉難之典史陳公明遇後令劉君新翰又置有
祭田無賴子利其入欲毀祠仍爲菴凶勢甚熾君激於
義與邑生員趙曦明并力訟官幾爲所陷而終得直復

念祠中尚有佛像及今勿撤則二公若寄既非所以明
度且後患亦未可杜因并聞於官俾僧移去兼增祀訓
導馮公厚敦額爲三公祠皆同時殉節者也凡歷三政
而後大備於是祠之門庭堂寢煥然翼然招道士守之
每春秋二祭必躬造祠中敬謹將事其勇於爲義始終
不懈如此文定公研窮經籍凡有所得輒筆之然未有
成書君廣爲搜緝成易詩四書劄記講義程功錄等上
之錄入四庫中其家庭庸行可無述也乾隆四十四年
十二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四娶劉安人卽太夫人姪也
子二長敦裕邑庠生先卒次敦厚邑庠生女四長適太
學生武進謝宸璐次適府學生無錫華廷模其二皆天

敦裕無子敦厚子玉衡爲之後實承重云

舊史氏曰暨陽書院之新建也余承學使鶴峯李公之聘來主講席見君之所規畫咸中法程君歎過余厚余甚至後余續昏於君從兄之季女亦君所爲慇懃成之者也君容貌溫溫至其析義利辨是非則侃侃鑿鑿不少依違一邑之正人皆倚以爲重不愧文定公後人乃其冢嗣亦沈靖嗜學而先早折君之病亦以是悲夫古人嘗慨居其位不得行其道者多矣君雖不任其所爲實與古之循吏無異余之傳君亦庶幾無溢辭焉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丁丑

君蔣姓諱祈年字東郊奉天鑲藍旗人家世自有傳父

諱國正鳳陽府知府有治績舉四子君第三鳳陽公卒
官放散官錢不能償公弱冠獨身任其事畱鳳陽五歲
事竟乃得歸君素習吏事以貲當爲縣令乃請往河工
自効歷三年以勤幹聞總河故大學士嵇公深器之初
署山東管泉通判旋實授泲河通判又遷沂邳海贛同
知防修禹王臺竹絡埧諸險工地處辟左少車馬運竹
石不時至前任率以是敗去君訪知有小車裝私鹽夜
來者且百數不可制制則出死力以拒鹽又往往苦乏
君輒以便宜召其豪聽其輸鹽而藉其車以運又夫役
有受顧而役不中程者君亦不急繩之於是利得錢來
受役者益衆事遂集逾年換黃河同知河出曹單閒易

潰決君積精誠以爲民請命水之溢而出者疏成引河
憲皇帝特命致祭河神荅靈貺焉明年水大至民兇懼
君禱神願以身殉立危隄上隄震動有聲水盛怒如有
神物助持君踊身入河見者無不驚泣會救者衆乃免
水亦頓却衆爲立碑碑在今曹縣之望魯樓卽當日之
投身處也君行視隄斥之庫薄者與當水衝者亟令修
築工訖而嵇公已去後代者與君卻坐擅用官錢罷君
於是時年三十有六貧不能償以故一斥終不復起而
君亦絕不介意先是望魯館舍後有隙地切臨陂塘西
接平蕪東環邨落烟波雲樹參差掩映君樂之增築小
室其上見者皆以爲若舟之行水也因顏曰壺天一葉

而自寓其號曰虛舟至是以官錢未償不能歸三年畱
之吟諷獻傲不知身世之阨塞也君在鳳陽所交皆知
名士年雖少已學爲詩罷官後乃壹意竟學嘗讀漢書
至王尊傳與已事相類感而賦之君之誠心爲民發於
自然固非規規襲蹈古人之成迹於斯見之君後又僑
居滄景閒卒於獻縣年五十在日官錢終未償所司以
產絕告乃免有六子皆貧其名錦者爲諸生從予遊紀
君事於倫常之間亦多有可稱者

論曰昔傅炎父子治縣竝著奇績人稱其有治諧君之
父爲慶都爲永安爲鳳陽所在著稱以此知君之稟承
也有自然鳳陽治民而君則治河其事不盡同而君乃

能使曹單之民久而戴君方解組時經單父城父老擁
車爭問起居君亦自喜以爲昔日車騎旌旄之迎不若
也越二十年君之子過望魯老人述君事猶重大息曰
公所爲利於民不利於身然則職任雖殊其誠乎爲民
者未嘗少異不然何以得此於民哉

弟子仁和韓文潮駕虹校錄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辛丑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
先世自代徙曾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蓋以貢生知江
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西山聚眾數千人設方
畧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繡生四子公
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曾崖間
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母原夫人病乞假不

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卽位

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畱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代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卽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

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與同官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敘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 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米價贈公卒於京邸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畱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 賜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闕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

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旨逮獄

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

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弊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

今上卽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

仍兼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畧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鯁鯁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妬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

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諂諂諂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

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
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
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
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
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
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
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
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
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
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
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辭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

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竝無此弊亦竝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返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

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而太平可觀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

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鈕治豪強穿濬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

禁甚嚴罹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

上卽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旣熟姦民卽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子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行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卽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苦昂公至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

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
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
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
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
鎮竄而寶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
數千守之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
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

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
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

充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居官惟在 上書房効力

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
欲兼受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閒進說

上納焉今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
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聖情冀其速痊中使侍醫駱驛於道又

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遣本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治喪事

卹典如例

賜謚文定居恆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柰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

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 贈光

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 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

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

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

此據其家行述孫詒穀云由刑部山

東司主事

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洧

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鎮今庠生鑾銓殤鑄鏞銘

葬於邑之東鄉喬家溝

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

獄矣。夤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閒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甌甌者仆焉，盡碎其器。於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昭以乾隆三年舉於順天，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昭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辛丑

文昭與陽曲李公仲子觀察君天培同乾隆三年舉人
宦跡參差不獲以年家子禮謁見公及來公鄉公已不
可作矣得觀察君所爲述因畧識公之爲人彊敏能任
事而一本於仁厚使方伯連率皆如公則宇下之民尙
安有失所者乎於是輒次第其事爲家傳以備異日史
官之采擇公姓李氏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
州遷山西之榆次曾祖諱傑人稱長者祖諱登山考諱
寶與其弟璽又遷居會城故遂爲陽曲人公少爲叔父
所器年十九補學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不獲舉於
鄉叔父助貲令入太學循例得澤州儒學訓導公是時

以暇日於民生利病吏治得失之故已熟究之矣

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

見奏

對獨稱

旨徑授江南高郵州知州州當水驛孔道使舟往來用夫牽挽以四人爲之長歲斂民間數千金爲願募費官吏因以爲利所募夫率流勾水次居民受其擾公至禁絕科斂擇其便令可飲食宿止單騎上下巡歷弊遂絕州西蟹社湖驟凍合有客舟膠湖中無可爲計公用小舟二剖竹編聯其底行冰上如轉輪遂得濟今皆用其法在州九月積案悉清吏無所容姦擢浙江紹興府知府

世宗廉知公高郵之政特換江寧府知府使仍在江南
總督以公熟河務先署知淮安府稽覈一切工程數月
事皆辦始莅本任江寧無賴子恃拳勇結死黨以害民
號曰喇子公縛其首惡數人斃杖下餘黨始戢同城有
將軍所屬兵素縱恣不畏吏公請於將軍有犯者悉繩
以一切之法於是嗷喑相戒不敢肆經兩考遷分巡廬
鳳兵備道兼權正陽關嚴禁苛索而稅益裕自懷遠至
壽州數百里閒湖陂瀾漫向爲盜藪商民苦之公欲絕
其患駕大舸僞若過客者伏健役舟中抵暮有數盜援
纜而上縛其一役請急歸否則患且不測公曰此去人
家遠歸安得至且示之怯益非計泊舟不行令眾人皆

寢息獨難二巨燭危坐夜半見火光隱約林莽間又聞岸上人語切切復有數十小舟劃波下上窺公舟寂若無人者卒疑怪不敢動旦發有跪而請者謂昨所縛者良民公命并縛之以歸具得盜首從主名及窟穴誅其魁數人盜皆陽以漁爲業公令漁船各限以地界悉編記一二數及誰某在其地刦掠者卽坐之又增塘汛責保甲嗣是行旅過者始不爲畏途改雲南督糧道進四川按察司使初至罹重辟者以數百計公一一平處常達旦不休訟無畱獄向發配人犯任自便以故殷阜之區往往羣聚滋事公上言請以打箭爐松潘二廳茂會理二州等邊地處之又奏秋審人犯定以期限軍流加

等不入於死竊賊問罪不計人數皆一一

報可嘗刊決獄近事比以爲問刑之準其命盜等案牽連婦女者概免逮有疫者皆給予善藥囚得免瘐死在川六年調江西未幾授四川布政司使蜀人聞公來歡迎載道公首重農桑以足其衣食舉鄉飲旌善良以示之勸重倉儲使緩急有所資鉛銅就地開採以省遠運滇粵之勞費乾隆九年水十一年饑以經理得所民樂更生而城郭倉庾之被水衝塌黴爛者不以爲吏過吏亦不至於困成都華陽兩縣民向領銀輸屯兵糧準田科之下戶亦不免公言於大府均之近州縣公所到卹災興學皆有善政而無若江南四川之枉任久故其事

爲尤著會瞻對金川相繼用兵公督率饋餉無乏興然
常惴惴慮不免悉索驛騷之累日夜焦勞馴至於大病
以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官年六十有四階通議大
夫父祖兩世 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娶曹氏少公三
歲封淑人逮事祖姑繼姑以孝謹聞在高郵製葛衫一
領迨八十猶完衣率手自澣以嫗婢鹵莽爲之易敝也
子及孫旣仕宦時時以公遺訓訓焉卒後公二十七年
是爲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也子天培旣貴遇 覃
恩贈公通奉大夫封曹氏夫人子男五雲鵬候選州同
知天培進士歷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永祺舉人今四川
成都府知府思訓念祖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女六劉

充智趙泰賈毓賓馮郁黃景緯閻秉升其壻也孫九履謙廣西潯州府知府由豫以潤附貢生知臨國子監生德申縣學生兆恩之烜錫璉鳴臯曾孫十一葬於太原縣許丹村之原

盧文弨曰才者德之用也有仁民利物之念而澤不下究功效不見於後世者才詘也公之仁政彰彰若此非才之能充其德者乎

世宗早識拔之於未試之初

今上復委任之於已效之日遭時遇

主位躋通顯設施之大宜已然公當爲學博士時已不錄錄嘗署陽城教諭民怨其令甚聚數千人郊外謀揭

竿爲亂公聞變卽夜馳往諭使解散絕口不言功向使
公終爲小官亦必有以善其職決不至墮廢昔呂新吾
著明職一編自公卿以至庶司百執事莫不有職莫不
當盡其職公之於職可謂盡矣漢之黃霸唐之韋丹其
後皆至顯官而史列之於循吏舉所重也今之操史筆
者儻亦用斯比也有不以公爲循卓之選者乎

弟子武進吳兆慶佩德校錄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七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lines and a faint watermark.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庚子

公諱溶姓金氏字廣蘊順天大興人父懷瑋武進士雲南援勦左協副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理江南道巡濟寧漕八年九月以言事罷九年二月復職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攝知汀州府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

辨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
一署潼商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
糧道又一署寧紹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兩遇
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
午終於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
諤諤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難治故其績
爲尤著其傳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
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
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寧矣國亦
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
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

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
誦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
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殷實不及於
前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

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
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
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
陳於

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
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
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

則侈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

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調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

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日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末復言昔我

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絲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

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
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
時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
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
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

皇上有惠下之念而厭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
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
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
已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

祖宗之寬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
於速成毋怠於持久將見資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

代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
世人民之慶也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
以易益彖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贏積之
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
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
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
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大有上九之辭進謂人君
慶賞刑威一一合諸天道則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
一孚於民隱則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則天佑之
也固宐且信曰履明當踐其實也順曰思明當反其衷
也又以尚賢所以質之簡在之臣而爲信順之助也當

大有之世治進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猶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獲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當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恆易天下既安而思其常安其志氣之操持也恆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豈但虛縻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常清謙以受益則其氣常斂無眾寡而皆可以勝予則無可忽之人矣無小大而皆凜於冰淵則無可忽之事矣又以謙彖傳之辭進謂先儒之訓謙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竝不敢自信爲有而謙乃至義理之精微能疑似之必辨乎功業之廣大能措置之咸宜乎

始終之異致能日慎一日而無須臾之間乎細行不矜
終累大德履霜不戒馴致堅冰如此而復何所居乎又
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三言
進謂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緣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
供財因人而生也緣人而有者非愛人何以守其位因
人而生者非散財無以得其民民也者君之體也財也
者民之命也君者爲民理財者也非以財自封也記曰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又曰君子不盡利以遺
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此王居之所以貴於渙也此
損上之所以爲益也有所渙斯有所聚而渙者亦聚有
所損斯有所益而損者亦益計不出此而孜孜焉惟賄

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書大禹謨益之戒舜之言進謂君道莫先於敬莫要於誠倘謂無虞不足畏也紀綱日弛而晏安是耽則敬者息矣且有賢不能用抑或陽用而陰棄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暫去而仍繫之則誠者僞矣怠僞相乘而欲其致治光美也不亦難哉以舜大聖而益猶咨嗟告誡若是則可知無虞之時最易萌可虞之機而克艱之懷無荒之戒其難之吁誠無時不當廩廩矣又以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言進謂聽言固難而無若行之尤難人主最親信者莫過於近習左右之人近習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體也更其甚者善政則故遏之使不能舉弊政則故延

之使不能廢人之賢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設計以彌縫之其中情僞曲直千變萬化欲灼然辨之真信之篤獨斷以行之而無一毫牽制之私豈不誠難乎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知其爲是則行之行之惟恐其不力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則去之去之惟恐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則用之惟恐其信任之不專汲引之不廣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則退之惟恐其屏斥之不速蟠結之不盡不當憂其有偏也此深得王忱不艱之旨矣又以臯陶謨同寅協恭和衷之言進謂衷也者中也皇之所降也本愚夫婦同具之理而極之爲大聖人所不能外能敬則無喜事亦

無畏事能和則不徇己亦不徇人而後中乃可得也舜
博採眾論以成一是求中之道至矣然聽言宜廣用人
則宜慎其人君子也雖氣稟學問之不同如醯醢鹽梅
皆可以相濟而得其中其人小入也不失之愎必失之
懦使之雜廁於君子之間必如薰蕕冰炭之不可以相
入欲其和豈可得哉故人君欲臣之敬且和則尤以知
人爲最急抑有謂下比周則上危者此衰世之言也君
子同道爲朋師師贊贊以其成國是寧必告訐成風然
後爲賢哉又以伊尹告太甲聽言之道進謂伊古以來
求言之主未嘗無也而能收聽言之效者卒鮮良以正
言易逆不期離而自離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

所發猝不及持以致觀望揣摩者不從其令從其嚮矣
臣持祿而不冝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比比然矣夫公
耳忘私國耳忘家無所畏避不爲迎合者能有幾人妻
子之累深富貴之念重則不敢言無剛直之操無慮遠
之識則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類於沽名言之激者或
指爲立異防患於未然者近於迂圖慮事於幾微者涉
於瑣細則言亦何枉而可乎若唐之李絳謂人臣死生
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
朝刪莫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益見進言之不易而聽
言之不可不審也惟以道立聽言之的言之逆於耳者
不必盡於道有當也必求諸道而道乃出矣其非道者

亦以道繩之而自見矣言之遜於志者不必盡於道無當也必求諸非道而非道乃顯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繩之而道始不爽矣抑又有進者容直非難用直爲難如愁置之耳而姑以不罪者博寬大之名更失進言者之所望矣又以詩大雅思齊之三章進謂天下之大本在一人一人之身本在方寸表端則其影必正源潔則其流必清朱子云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蓋有不待於勸威者黃榦云虛靈知覺我所有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誠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觀文

上之德之純則知文王之敬止矣常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焉有時地之或閒哉此其所以下土式化而爲六州之所歸也又以表記君子莊敬日強二言進謂敬者德之聚也中非敬不能涵誠非敬不能立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君子上達達以此日進無疆進以此不然怠氣乘而不能自振欲念熾而不能自遏宴安娛樂之事多則整齊嚴肅之意益少不日強則日偷其勢不甚可危哉又進史論三章一唐高祖武功元年論止盜不在重法事一唐太宗貞觀十年黜權萬紀言采銀事一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言待下未盡誠信事不具錄其擬議而

未入告者亦不著也值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事被議奉

旨派令修順義城工公上疏言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閒罰令出貲効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褻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効

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尙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卽踵其後將必墮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卽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慎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爲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諛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晉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

聖明採擇疏上部議革職其復起爲漳州也州俗強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其黨類盤據各上司衙門勢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公至汰去其有違犯者數百人有吳成者設局誘少年子弟

入其中喫鴉片煙縱博宜淫無所不爲而十數年無一
犯公具得其蹤跡乘夜昏黑率家僮開門出召徼循三
四輩執銀鎗隨其後步行至其家姦狀乃畢露按法重
懲之其黨不及措手繼又搜捕得數人風始戢一監生
犯事請褫革上司不許公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
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龍溪縣之鄉有名華
封者居民四五百家商賈輻湊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
愬皆不便自康熙四十四年卽請縣丞移駐其地至公
爲守時已四十年矣更二十餘政請者不已率爲吏所
格公詢其故則以縣吏之司征者分之則利薄也公取
塵積之案卷手自料檢得其冒繁以言於大府大府許

諾事旦夕行矣適司藩者代去藩吏復乘閒議駁不敢
由府轉徑下縣公聞之大怒勾縣吏欲加嚴刑乃具服
交通阻撓狀於是復重以請大吏始具奏分駐如公言
公親往其地營度建置遂無敢梗者民至今享其利皆
曰非金公之威斷莫能爲也府城內有河以通舟且地
氣疏泄可以免白蟻之害歲久皆爲民屋所占公察其
阻水道者徹去之稍侵岸旁地而猶不礙者令出貲輸
官以爲疏濬費不年餘已復舊觀於是修文廟之樂器
選民之俊秀教以樂舞之儀新芝山丹霞兩書院籌其
脩脯膏火師徒皆有資學業大起釐名宦鄉賢之合祀
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於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

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
事主材以爲大賓跪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諭罪人使知
愧悔而量減其罰賓興之禮廢久矣公始復之是日來
觀盛禮者咸詫以爲曠見云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
思賢與諸生六人在明倫堂盡節而死舊有專祠廢爲
民居公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於芝山書院之旁并
以明末黃石齋先生合祀焉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
開倉平糶公計府縣所儲僅十五六萬石去新穀登場
時尙遠糶盡而無以繼民益失其所恃乃先勸有穀之
家出三萬石以糶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糶於足穀之處
又請寬臺灣帶米入內地之數日草履步禱於十數里

之外時催糶之檄屢下而公不動四月向末方始開糶
至六月新穀出雨亦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上司初怪
其所爲至是始備陳委曲獲嘉獎焉不輕准詞狀以息
牽連之累當准者卽不使告者遠颺速爲審斷慮其言
語不通而譯者移易其輕重也書牘以示其人懸牌以
諭於眾皆可爲來者法娶龔氏贈夫人繼娶馬氏子四
人克誠瑞金縣知縣克讓國子監生前卒克俊舉人克
傑國子監生孫五人紹章紹簪紹綸紹祺紹聞曾孫一
人軒

舊史氏曰余主公家最久公謹慎周密所爲章奏未嘗
示人唯議耗羨歸公

上令九卿翰林科道人人各言其意余乃得見公奏草
有二取之於正賦之外而質言之曰耗羨足以杜爲吏
者之增額而重科頒之於常祿之外而明示之曰養廉
足以動在官者之顧名而思義余讀而亟善之今來

京師公已下世從公子索章奏觀之歎公之於經術深
矣所謂既沒其言立者殆是謂乎輒少加約省以著於
篇若其治績宐不獨漳蓋由後政張君鎮請之而具告
之亦子文之忠乎公督糧於浙其清名與江蘇胡公文
伯相埒吳越之人蒙其福咸相忘也今去之久更有餘
思云當時去公者公之同年生也欲徼不黨之名使得
優游於家十年以壽令終非正所以成就公乎公子不

以傳屬余而余自欲爲之余亦合河孫文定公所取士也老而無所成就若公者始可謂無愧師門矣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庚戌

後世以禮名家再傳而能不墜者鮮矣夫禮非習其讀而通其義辨儀文度數之詳嫻俯仰揖讓之節如斯而已者也禮以敬爲本而喪則以哀爲本六朝以前言喪服者類有專家其載在隋唐志者班班可考今之人諱言凶事率置而不講獨不觀聖門弟子有父母在者何嘗不進而考質耶

聖天子開三禮館桐城方侍郎以淵通博雅之材爲總裁與纂修者皆慎擇其人於是大興鍾勵暇先生名晚

者實爲首選先生之於禮匪惟通之實允蹈之其教於家者非禮弗由也故先生之嗣君南村觀察亦兢兢一循嚴父之所訓而不敢少越尺寸其居父喪也獨行人之所不能行致濱於死而不暇顧於是先生之道乃益光知其所以化於家者如此其至也蓋先生之卒也以南村之年亦可不毀矣顧卒不以此自解寢苦枕由不牀隆冬不衣裘事事皆合禮經南村是時官分巡松江太倉道治所實在上海欲扶匱歸葬而故里越遠費不能倉卒辦乃就近權殯而身亦不離殯所上海地卑溼風潮往來氛霧之氣易中人雖鄰郡人處此猶所不堪南村北產也乃竟以摧痛之深不暇爲身慮未終喪而

末疾頓作幾不省人事其子璵叩天求代額爲之腫歷旬餘始獲少蘇耳猶褻如也服旣闕亦不能復仕矣於後璵以微員謀養候缺山西不數年病沒南村喪其壯子又連遭手足之戚痛不可支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嗚呼是豈古之道果不可行於今耶抑數之適相值而致然耶夫能恪守家學而爲言禮者之所宗此真勵暇先生之肖子矣南村名光豫字剛志南村其號也先世自紹興山陰遷順天大興父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母某恭人其宦蹟由鄉舉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江西之上猶豐城南昌等縣知縣遷南康府同知擢知江蘇之松江蘇州江寧三府事游至

今職 誥授朝議大夫凡其所居率繁劇地皆以廉能
著績大府始或以愛憎之口疑君君處之自若久而疑
亦頓釋且委任焉故常以最聞若其孝恭友愛之著於
家庭倫紀聞者不能一二舉而自無不可信也妻程氏
繼徐氏皆封恭人子三人長卽瑛候補鹽場大使先公
卒次琛太學生次瑛女四人長已適人餘尙在室孫四
人華淦華泗華瀛華洛孫女一曾孫一楫

盧文昭曰吾聞之孝子唯巧變故其親安之君之致孝
養於其親也允若斯言與弟兄同財且各爲之謀仕進
此皆常人所難然不足爲君重昔子羔執親之喪三年
未見齒夫子以爲難故觀人之大節必於斯可以槩其

生平矣昔余官京師親炙於勵暇先生最久後先生官罷就養余又一見於豫章再見於雲閒三見於金陵因并識南村余至晉中又與南村之子大使君通書問及今而狀君之行以來請余文者華淦也南村死孝矣乃其子亦孝子也是皆可謂能知禮意者家學之不墜更不能無望於後起之人華淦兄弟勉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月撰

卹贈道街中憲大夫孫君勛堂家傳

甲寅

君孫氏祖籍浙江餘姚族大世有聞人前朝死宸濠之變名燧者事載明史忠義傳君父業賈至 京師生君名維龍字雨田又字勛堂遂占籍順天之宛平以乾隆

二十五年成進士選授徽州黟縣知縣調繁鳳陽之鳳陽舉卓異以罰俸銀未全清部議降調引

見仍以知縣用三十八年金川用兵

命往軍營効用君以五月冒雪輓粟至木果木溫大將軍福駐營所未幾降番煽黨夾霸番語謂強劫也或聞警請爲備而將軍不應小金川之會索諾木統領賊人肆劫殺遂抵大營事急將軍以親兵百人搏戰與提督馬全牛天昇皆死焉君出營門路壅塞不可以騎與家丁四人相扶挈遇賊且鬪且行兩僕不能從時六月十日也夜半月落賊火照林樾君行至松林溝力已憊踞倚崖壁脫帽付其僕福兒我死於此矣汝持此帽歸報

主母知之遂拔刀自引決事

聞卹贈道銜中憲大夫蔭子七品官君無子以姪永義爲嗣君妻錢氏意在於姪永煥具呈吏部以格於例遂不得蔭其後同時死難者二十有五人四川會城立慰忠祠春秋祭祀君與焉君十四五時學於余出入由房戶外視端行直從不左右視嗜學若性命洎往金川也余適在 京師送君行孰意其卽爲死別也句容令汪燾者黟縣人能述君治績謂能以儒術爲治術平訟寬征民有過犯僅予笞未嘗以惡聲相加公餘樂與士人談文論藝邑志久不修爲加意蒐輯裒然成書又博求精擇邑中自宋迄今人之詩名樵貴谷詩選皆版行上

司命修城垣君親爲程督堅固崇闕役成不妄費一錢
義冢地狹樞之暴露者猶數百計君出俸金爲倡以義
動人人皆樂輸遂得高敞地盡葬之在黟七年其調鳳
陽也黟之民如失慈父母然咸洒涕遠送其治鳳陽一
如其治黟也明鳳陽太守顏容暄死流賊張獻忠之難
賊焚其屍血漬石成人形民葬石於獨山久失其處君
多方訪求竟得之爲修其塋域自爲文勒碑以表其墓
道蓋忠義之相感也有如是君可謂能上嗣其祖而亦
不愧於顏矣今溯君盡節時廿有餘年適理舊篋得汪
君所述事蹟因亟爲之傳用告於太史氏

論曰君文弱書生也以文學致身卽其治縣亦必以循

吏傳而乃以忠節顯異哉

國家報忠之典厚矣非若廣平死節而子不邀其澤者
比當妻求易嗣時主者宜以大義責之謂蔭已定不可
以私愛易夫豈不當或審所蔭者果不足以承先澤則
改蔭以慰忠魂亦寧有非之者乃俱不出此以
朝廷之渥恩坐視其向隅而莫之恤嗚呼繆矣

弟子江陰葉廷策卣銘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九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 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闕公家傳

甲辰

公諱文燦字孕華一字季章姓闕氏太原文水人先世自陝西延安來徙家至公十二傳矣曾祖慧中明工部員外郎祖雨霑父太和皆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公少穎異爲世大父中丞公所器與講聖賢實踐之學一言動莫不有規法爲仇人所誣繫獄讀書不輟事白卽以是年應順治十一年鄉試中式越十餘歲當揀選爲縣令以母夫人楊年高辭不赴旣十上春官不第母楊夫人

已前卒公亦年逾五十矣乃謁選得四川敘州之珙縣
蜀當流寇殘破之餘珙又處萬山之中戶僅百餘賦之
以錢計者纔十二三千親知咸爲公憂之公恬然就道
既抵成都值滇藩吳三桂作亂川西多爲逆黨所據不
能履任奉檄署江安 王師之進勦者道必由此時秋
水方盛江流浩漾當爲橋以濟橋成爲大雨所敗公自
劾求罷大府知非人力所及畱之既而赴本任邑未有
城郭榛莽塞塗猿虎縱橫有公廡而無內宅公治事三
年招徠安輯戶口漸增荒土漸闢民力有餘乃使之築
城浚隍開通道路民未知學爲遠購經書以教之而秀
民漸知向學矣民不習爲吏示之律令格式而愿民漸

解行文書矣猶有頑民未靖者爲多方以誘之不聽然後加以鋤翦乃皆畏法唯命之從大府廉其能更試以富順隆昌南溪又再署江安一歲中歷四縣所至輒辦於是舉治行尤異擢敘州府分防建武同知所轄二州十縣縣互五百餘里供賦之民止千餘戶此外皆屯兵公輯營伍卹驛站常騎一瘦馬隨兩三僮從往來巡閱治東南岡嶺重互姦民多嘯聚其中公直入其巢諭以禍福賊感其至誠投戈効順悉出歸農是時親王統大兵征川西餘孽又大帥之養馬於邊者經過駱驛守令皆儒吏常懼獲譴公從容應副民亦不苦征調大吏剡章入告授安邊軍民府知府舊制軍民府以土司

爲長官經張獻忠之亂土司殲焉以流官爲之實自公始適奉令督採柎木入深履險與役人同其作息而役人皆忘其病有以蜀賦輕議增者公持不可乃止復開荒地成良田千餘頃苟有利於軍民者竭精力爲之卒以此病康熙二十九年請告歸以四十六年六月三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九凡三晉階至中憲大夫妻侯氏繼妻張氏姜氏咸以次受封子三直埜殤直疆直郵皆附貢生孫九曾孫二十有七具著於譜云

舊史氏曰士必安窮約習勞苦異日乃無不可處之境爲能專壹精神出其材智以稱上所任使而不曠厥職如其委質方始卽計校缺之美惡有所畏忌惴惴然唯

恐或得之不幸而竟得之神氣沮喪蹙然幾無以爲生
烏乎世豈少若人哉公所居官皆常人之所不能堪而
治行乃彰彰若此彼但知求美官善地以逸其四支肥
其身家者得不聞風而顏汗乎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甲辰

今山東膠州知州張君玉樹始成進士時先府君卽棄
養進士唯恐懿歟之不克聞於後也汲汲求所以發揚
之旣得當代賢士大夫之文若表若誌若傳若記皆備
矣而意猶未已雖以走之不文陞伏里閭亦介以爲請
余久解史職立傳乃史官之任也意者傳諸家謀或可
乎按狀君諱書紳字公佩乾州武功興城里人遠祖自

光州固始再遷至今縣在前朝多以甲第顯考諱錫爵
處士君幼卽開敏受書若素習家貧不能具十艇幾欲
廢業塾師愛而留之乃益自奮厲廩冬單襦布屨取筥
盛稻稽畝兩足其中以禦寒或復繞屋蹠足行且行且
誦經皆通更請師授詩文義法弱冠受知學使者爲諸
生試輒高等名譽日起君志在經世不欲但以文名與
里中孫君景烈同學相切劘仿藍田呂氏鄉約行之多
有應和者於後孫君入詞館而君顧久躓場屋乾隆十
四年

詔書令封疆大吏舉才品優長者制府尹文端公撫軍
陳文恭公欲以君名上旣復不果僅一主本邑講席多

所成就學者卽所自號稱誠齋先生嘗在榆林就見行
二十四事復推廣善政十餘條時大學士高公方爲榆
林副使見而善之悉取施行三十年歲在乙酉當舉拔
萃之典君於時年已逾艾泊然無用世志矣學使海寧
鍾公蘭枝擇諸士無出君右者乃特拔君充貢

廷試注籍直隸州州判以歸子玉樹先已登第買田鳳
泉山莊以娛君君徜徉其間自號吳岡居士鄉人欽其
行誼雖婦孺亦翕然丕變無有詬誶治遊者君又時時
以救災分憂爲己事三十五年春歲薦饑創率助米煮
粥以食餓者所活無算事方竣而君病矣遺言訓玉樹
以臨民之道曰爲民父母當如吾之弗薄汝汝能使民

亦弗薄汝始見汝之弗薄吾也以是年三月十日卒年
五十有九君之事處士君也玉樹幼不能詳但見君事
母耿孺人孝耿孺人一旦欲斷肉食君捧豆以進勸過
苦致拂意君長跪竟日得釋乃起初娶楊繼娶喬又繼
娶楊皆前卒子二長玉樹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初知東
昌清平縣

覃恩贈君文林郎前楊氏繼喬氏皆孺人調繁竟之嶧
縣今任萊之膠州知州次寶樹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
出爲叔父後

舊史氏曰余往來京師取道於嶧者數矣歲在庚子復
由臺莊驛登陸過陰平見新樹豐碑五六皆在嶧之境

漢之名臣若袁司徒蕭丞相輩皆大書深刻令過者伏
軾發懷古之思焉時爲令者卽君之子也觀於此卽知
爲政之綽有餘裕而能使民用命矣君懷蘊經濟不一
試而發抒於其子飲流溯源蔭枝尋本子之賢父之教
也治命數言尤懇切深至居官者孰不有父母苟不忍
人之怨詈詛祝其親也其其當服膺斯言

周君坦之家傳

丙午

昔人常言出一傷元氣之達官不如出一培元氣之處
士如吾表弟周君者能以孝友之德上承下啓雖未嘗
以文學致身而迹其所爲正足以愧彼祿利是營者今
孤子載棗等來乞余爲之傳傳者史官之職非余所敢

任也若以載於家乘則凡門人故舊皆可以爲之余又
奚辭君諱世道字坦之又字復誠先世自會稽遷杭居
仁和之東青里至豹先公以仁惠周於宗黨至今猶嘖
嘖人口君曾祖也父金門公諱兆鑄自金門公而上志
行悉具於家乘君少英敏好學年十七因金門公以勞
得疾所遺鹺業幾折閱又無可委託者不得已以身肩
之節嗇諸無名費於後始稍稍復振弟敬之歿時孤載
章始周歲君撫愛教篤甚至年十九舉於鄉他若營先
人窀穸修祠宇家乘等事罔不竭力以爲諸子姓兄弟
倡其訓子則曰居家以孝友爲本處世以和平爲先嗚
呼君實允蹈斯言憶余弱冠時嘗得君家乘讀之大率

以孝友著今君可無愧其先人矣二子載棻載崧皆恂
恂謹飭載崧縣學生君以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三
日卒年六十有五娶沈孺人

論曰俗之衰也有以同氣而爭財鬪訟者卽其所得業
已盈千累萬足稱富翁乃以小有贏絀之故不憚匍匐
公庭行賂於長吏致賂於要人帝歡於羽黨要以斷一
勝而後快財一日不盡則訟一日不止彼貪吏之後更
以此取禍者未嘗無也吾聞君臨財也廉故能不失其
孝友之緒君之後必有達者苟能行君之行守君之訓
又何傷元氣之爲慮也哉

歐江山人傳

丁未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之東南有瞰江山距山
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適生母劉
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間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
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
始就外傅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
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
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
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甯歸
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
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
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

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肖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饑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鬻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聞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餓張甚縣官頗

右之山人以一身措拄其間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
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
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
地畀學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
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
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
曩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
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
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
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
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

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聞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余嘗爲

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冲融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而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丁未

孚尹名鳳起一字翥堂仁和人族系詳譜中考諱壽朋
字備三晚字息溟邑庠生贈文林郎贈公受學於吾祖
書蒼公與先考敬甫公暨吾外舅彙弢甫先生同讀書
三益堂交相得也性介潔寡所諧一館於淮上未半歲
卽辭歸終其身授徒里中先娶汪孺人生一女早夭繼
娶李孺人有賢德能安貧贈公意有不可常婉順以承
無少迕生四子一女孚尹行第二幼穎悟贈公自教之
年十六試補縣學博士弟子員未幾丁母憂時贈公年
將耆矣孚尹侍左右馥二三童子教之束脩所入苦無
幾贈公有僚壻朱君右璜任山西澤州府同知有書招
之戀其父不欲行父強之及往郡之英俊咸樂訂交與

今河東河道總督蘭公九相契也鳳臺王明府聘爲子
師慮歸浙鄉試道遠不能復來爲援例入太學就順天
試再舉而後獲雋時乾隆二十四年也明年春闈不利
卽丁贈公憂回里服闋考授 咸安宮官學教習三十
三年

欽取內閣中書未上以教習期滿選授廣西遷江縣知
縣其地民獠雜處俗獷悍意訟夙號難治下車察蠹吏
去苛令視民所疾苦便安而興革之民用大和上林有
逆匪滋事大府命往窮治兼攝其縣事僅三月悉底定
又令攝歸順州事復聘爲鄉試同考官疾作不果入闈
四十二年調天保邊地要區也治之一如遷江嘗有盜

未獲伍伯執一人并贓物以獻其人至卽自承察其色
疑有冤更慮贓物失主間有妄認也因以己物雜廁之
示失主失主皆曰非也乃研究得畏刑誣服狀立釋之
退語人曰盜不獲去官是吾分也敢輕人命以規免考
成乎吏議失盜降二級調用有級抵得不去官四十六
年秩滿大府方將剡薦疾又作竟以是年六月一日卒
於官年五十有一娶北通州金氏子一學敬國學生女
一適國學生山西太平史克綱孫一續武葬錢塘北四
十里橫山

系曰五行之相生也各一其性以吾兄之介也而孚尹
以和承其後和故入世無齟齬友于兄弟信于友獲于

上仕駸駸顯矣顧僅以百里之效見於時而不獲大展
其用豈非命乎乃其母李孺人之賢行吾稔知之亦將
爲之傳以繫於家乘焉

姚君廣之家傳 戊申

君諱家勤字廣之姓姚氏國學生先世由休寧蓀溪遷
杭州著籍錢塘本生曾祖首源公諱際恆邃經學富著
述所交遊皆一時賢達與同里吳徵士慶百蕭山毛檢
討大可尤相契弟公射公無子公篤於友愛命次子房
仲公後焉君之祖也生二子仲爲邑文學王言公君之
考也沒時君年方十有一上有兄醇之母戴孺人在堂
兄常客遊以爲養旣冠而憂家計之不支且不忍兄之

獨任勞也乃輟讀書佐治生常廢著往來四明東甌閒
家幸漸饒而伯兄遽沒繼卽居母喪伯兄兩子長子與
其婦相次偕歿次子又蚤世數年之中疊遭大故君獨
身仔肩備極憂瘁一切殯葬咸如禮兄遺一女爲擇對
厚其匱贈而遣之一再省祖墓於新安漸夷者培葺而
謹護之與族人敘輩行恤弱周貧極盡敦睦之誼姚先
世多名人家藏法書名畫甚富中經世變遂致散逸君
多方購求一日於肆中見蓀溪草堂圖爲遠祖琴泉公
物唐六如所贈者大喜亟予多金攜歸寶藏之所居扁
署率用先世舊題其不忘祖澤類如此娶汪孺人曉園
少宗伯之女弟也君自奉儉而樂施予孺人實有同德

焉三子皆同生中淇國學生瑋邑庠生中淮國學生孫
四人成增祥森君體素強歲在丁未之季秋忽感疾他
事無所繫懷惟悼伯兄之無後亟命以中淇子森爲兄
長子德喻嗣寢疾浹旬而卒是惟乾隆五十二年九月
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七一女適同邑桑叟甫先生之孫
廩膳生桑庭榑

舊史氏曰昔夫子見禾之穗垂而向根也滔滔然曰我
其首禾乎至若范喬之泣硯鮑德之治筥魏謩之藏笏
張湛守其先人避寇過江所攜之列子而爲之注惟聖
與賢其重本也咸若是迹君之行事與若人何多讓焉
子聞之於桑文學者如此乃亟爲之傳而發揚之世有

聞其風者孝弟之思亦可以油然而動矣

承文學應韶小傳

己酉

承姓之見於史者後漢時有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過經師舍因願畱門下執苦勤學數年經明當明章朝拜侍中祭酒此古人所云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者其言誠可信也乃有孜孜好學而天不與之以年其姓氏與侍中同而不能同其遇相知者不能無深惜之江陰趙瞰江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嘗主於東鄉之承氏承氏有子曰寶鏞字應韶生而恬靜嗜讀書其師王秉政亦端慤士也誨之學咸領解閒習爲詩賦亦茗發穎露趙先生美其才許其進而未已也聞書買船至亟求佳

本蓄之每一書必依次讀終卷不徒爲插架美觀也書買每載書來必先就承氏且爲之語曰澄江江水澄揮錢買書誰著稱西鄉股東鄉承入縣學爲弟子員不一
年病鼓脹不治歿於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年僅二十有五遺一女以姪某爲之後其師王秉政深慟之收拾其遺文請余審擇之且告余云是子有遠識而用情恕嘗
讌某公家坐客甚盛有無賴子突入橫索錢主人固不與無賴子怒視而去歸而道其事謂某公今日眞幸也
設無賴子眾辱之將若何縱經官懲治所喪已多且獨不慮後患乎有陰陽家勸於屋後樹一表以懸燈云可
邀福祥勿爲也其不惑於雜術小數類如此嗚呼是亦

足以見其爲人已趙先生後就余鍾山講舍每稱承氏
主人之賢待我厚且言承氏有令子趙先生先應詔一
月亾如及見其夭也不知更若何爲之痛惜已余案閒
叢雜尙無暇次比其文而先爲是傳以表之毋使其沒
沒焉以其所師友皆端人其言宜可信固非漫徇其請
也使斯人而有年也安知不可踵侍中之美乎而胡爲
乎僅若是也不能不爲承氏惜矣

國子監生丁君體曾家傳

己酉

嗚呼今當登明選公之日而士猶有力學不遇者天又
不與之年使成一家言以發聞於時茲豈非命也耶吾
於丁君有慨焉因其孤之請而爲之次其行誼知其克

上承遺緒而將貽休於後人也君姓丁氏先世自潭之醴陵遷常之武進在宋與歐蘇同時者名寶臣弟兄同登第邑人榮之雙桂坊所由建也代有聞人詳於譜牒考通議公諱廷讓由進士起家歷官至江西按察使妣沈淑人生三子君其季也名汝驊字體曾自始生迄壯歲常隨通議公宦游無須臾廢學爲文振筆數千言立就先達昭文邵太史齊燾海陽胡方伯文伯咸深器之暨隨秋賦僂得之輒復失之年五十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於所親之甌寧官舍君銳精學業每夜漏未盡卽披衣起雖旅次猶然常以是訓其子曰讀書欲得清氣吾於平旦時覺有領會耳事大母父母色

養備至族叔祖母張早寡無子聞有奪其志者攜一女
踉蹌來因養之終身爲禮嫁其女伯兄將之官湖南適
前喪其二子顏色甚戚君不忍遽離遂與偕行爲佐治
內外事迨以試事歸所親令閩中者又強邀之往值海
寇鴟張羽書劾午督軍需甚急君勾稽擘畫悉中程迨
事平而君竟以積勞促其生悲夫君從宦久深達治體
初不欲以之自試也而事會所值亦顯利器材然文學
致身之念未嘗一刻忘而竟不獲遂友朋知君者咸惜
惜之君娶於瞿其家中微遺孤方七歲君撫之至成立
且葬其三世又贖田以給之他義舉率類此子四人履
泰拔貢生履益國學生履晉縣學生履恆亦好學從余

游孫一人延季

論曰余主講常郡之龍城與君家鄰見君諸子咸雍容
儒雅能文章君負才鬱鬱不得志以歿將收其報於後
人昔管寧渡海遭風以一朝晏起爲己過君一生常蚤
起其乘白下舟過黃天蕩也值風濤大作舟人咸色駭
而君執卷長哦神氣自若殆亦自信者有素也清氣之
訓吾將銘君言於坐右以警後生之不能蚤起者

盧君靜夫家傳

辛亥

余宗人靜夫君寧波鄞之小江里人考温州府學訓導
敬亭府君諱垣祖考明村府君諱兆晨敬亭以父年高
早辭官歸養余先贈公嘗館於鄞與敬亭敘宗誼甚相

得也後余至鄞亦主君家君時年方壯耳與其兄皆待
余甚謹暇卽就余談諧無勑容別後久不見見君之子
雲路於吳中亟問眠食無恙意甚慰後不能數數見旣
而雲路作縣鎮江之丹陽今秋調任蘇州之昭文過毗
陵相見出其所撰尊人行述見示始知君已長逝不可
作矣噫余將何以寄余情哉因揭其行事之嫩而爲之
傳君名登秩字武成靜夫其別號也母周安人家世習
儒叔父與其兄皆遊膠庠不能以家事紛其業君祖念
門戶所寄以君有幹理才家政一以委之鉤稽擘畫悉
中程度內外無閒言迨司訓君乞終養歸君奉事重闈
備極誠孝弟兄羣處融融怡怡如也其訓子也嚴雲路

始服官誨之曰官無小當一以濟人利物爲念家幸有薄田足供饘粥勿爲甘旨憂也雲路任上海日值府君周甲之辰迎養在署聞僚友欲製錦屏召樂人佐觴上壽者堅辭謝之未幾卽歸里中時上海許穆堂侍御喬公子樸園皆在鄞素重君相與遊從無虛日盧氏在甬上族派繁衍君有志修譜牒建家廟以明敬宗收族之誼汲汲焉殫精力而爲之靡顧其他迨次第蕝事而已勞瘁不支矣其卜葬考妣與兄耐軒也猶自力相度督率眾工位置既定將遷匱值天大雨府君徒步不避泥潦眾皆以病體冒風雨非宜固請乘肩輿府君必不肯匍匐哀號感動行路及窀穸甫畢而病愈深矣彌留之

際神氣湛然念諸子俱已成立遺命析產且以書告雲
路令服闋必努力爲好官方不虛吾生平教誨之意常
日與雲路言汝在外遣信歸於諸弟宜各致一書亦友
愛之一節蓋府君事無小大俱計周慮密如是是則可
法也已以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一日卒距生之辰爲雍
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一候選州同知例封
儒林郎兩娶皆范氏早卒又娶吳氏贈封咸如例子七
人長卽雲路次雲程雲龍雲林雲剛雲中雲遠女一適
太學生黃定基孫五孫女七曾孫二名俱具譜牒中
論曰以君之才不及施於國然觀其居鄉所施設唯以
根本爲先務君子以爲得要道矣禮言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君之葬其親也不肯以權道拂禮經不肯借偏辭以自解免既老而猶爲孺子之慕斯不亦古今所希覲者乎君懿行雖多卽此一節業足以傳矣

陳祇園先生家傳

乙卯

先生杭州錢塘人也名兆瑜字發奇晚自號祇園與文昭居相近也而未相識乾隆三年先生舉於鄉而文昭亦以是年舉順天鄉試爲同歲生情親矣而事境齟齬亦不獲常會聚迨先生解組歸來僅得一二面文昭亦常年客授於外歲杪歸里叩先生之廬庶幾從容談讌一補從前之缺陷而先生已躋大耋雙目失明閉關謝客久矣然文昭於先生蹤跡雖疏而於鄉里朋好之間

頗深悉先生之爲人蓋粹然篤行君子也乃今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里舍享年八十有九先生初官湖州之歸安訓導勤於誘迪識拔丁杰於諸生中丁後成進士官寧波府學教授其人亦端人也頃在杭州於先生之沒也哀悼甚至思有以不朽先生者爲具事實以來求文焉噫近世禮教衰學博士之於弟子員非能講師生之誼也諸生當其在庠序中且有因小忤而致喧競者一旦得志以去視學師如路人更有抗衡若平交者士習之敝甚矣然亦由爲師者不能以師道自重故遂陵夷至此今丁君誠能行古道苟非先生克盡爲師之職亦必不能入人之深如此以丁君所親被

之教澤其言自無不可信也。在歸安六年以本班當選知縣初得湖北之應山引見特調廣東之大埔慈祥化物從不輕責人甲午分校得士陳文耀等八人士論允服繼因目疾力辭歸里先生仕雖不顯而居其官卽能舉其職大概可見矣庚子年南巡接

駕蒙恩賜大緞一端先生內行修篤手足之誼甚摯里人稱焉

勅授文林郎初娶畢繼娶施贈封咸如例子三人長元鑑次元鐘江西撫州府東鄉縣縣丞三元炳杭州府學生員孫四人汴肄業國子監生萬清文瀚基皆儒曾孫二人福齡昌齡

弟子武進顧 明子述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王子

公諱煦字育資別號涵齋系出新安朱氏明初安五公爲吏部左侍郎寄籍江南揚州之泰興時守常郡者與安五公有舊其屬縣江陰江中有新漲沙名馬馱沙人不利有之守因以歸於公蓋揚與常雖隔郡而由泰興至馬馱沙道甚近公於是闢草萊治溝塍招貧民給籽種歲餘得腴田八百畝生聚因以益盛至成化七年遂建爲靖江縣仍屬常州故少宰之子孫世爲常之靖江

人其顯名者甚眾具載邑乘中公祖諱沐廩貢生候選
儒學訓導未仕所著有竹牕詩集行世考諱懋德歷知
直隸完縣山東夏津長清以公貴竝

封贈中憲大夫公幼誠篤不苟言笑以國子生就順天
試見器於諸老前輩旋丁母聞太恭人憂居喪哀毀致
疾踰年始獲痊時長清公以疾辭官家居有三子公居
長年幾壯矣長清公欲其展力 國家以補生平未酬
之志入貲如例乾隆二十年選授刑部貴州司員外郎
無錫秦尙書綜部事畱意人材以公爲能凡有現審案
件率以委公公詳慎研鞠悉得其情先是凡旗主以家
人酗酒滋事送部者準例概行發遣公視其所下狀質

之於庭不能指實因稟堂官拘集錄供乃其主私僕婦欲遠其夫故以此坐之事遂不行而舊例亦重定在刑部三年轉戶部江西司郎中兼現審處又兼督催所二十六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值浙江巡撫番禺莊公入奏以紹興郡大事劇急須幹員爲請遂

特授紹興府知府是年九月至任越地多姦民其俗習於刀筆以健訟爲能每駕詞以聳聽逢放告期多至二三百紙狀內多引條例以爲言謂如是可以按制也公一一閱之情僞畢露擇其尤不合於理者卽予杖懲又少年無賴者擾害里閭且詭立名字以自標異如九尾狐小羅成賽秦瓊之類俗所謂綽號是也其所到入皆

畏之或雖被害亦不敢言蓋其結爲死黨者眾也亦有身列衿士而結交吏胥以誣詐傾陷人者公皆廉得其實案名捕治於是受其害者咸得以狀上訴擇其爲惡甚者流之遠方餘亦議罪有差地方爲之一清士民咸額手稱慶曰今而後得以安枕矣乃以驅惡綏良四字扁聽事以頌公德其於審斷命案少有疑竇不肖卽據縣申完結屬邑諸暨有賈人陳姓者其父夜出以其子守店晨歸則店中之銀一空尋其子已死於宅東之隙地身負刃傷者三縣方懸緝有鄰人駱文達者曰殺人者某某等也指證似實縣已成招解犯過府公覩其狀類冤抑且思殺人爲下旬五日夜於時月色甚微去

死所約六丈有餘駱文達登樓遠望其行兇先後并各人所著衣色焉能了了至此於是亦如其期夜中令駱文達立舊處擇其鄉鄰素所習者三四人立死所令駱辨其某色衣者爲誰某竟語塞加以嚴訊始得其挾嫌妄攀之實而負冤者卒得昭雪郡中蕺山書院爲教養英俊之地非明師不足以造士公訪得烏程孫太史名人龍者品端而學優卽以幣禮延至向諸生中亦有一二不馴謹者及孫至士皆帖服無異論是年登賢書者五人明年中進士者二人公旣歸而後政尙挽畱孫不令去後竟卒於越其子遂入籍山陰此固見眾士事師之誼而公之爲士求師與父兄之爲其子弟何以異宜

乎至今而不忘也二十七年

翠華南巡凡所承辦敬謹無誤蒙

賜賚甚優五月差竣卽派同杭台寧波三府修建海寧塘工又因塘石俱出紹興之羊大兩山撫軍令三府應採買者俱解銀交紹興代辦公於尺寸一稟成規日往監採絕需索之弊凡在工之宕戶石匠等無不踴躍急公塘工自始事以至告竣不朴一人而事集明年秋大雨越地四面環山外爲大江內多巨湖雨大宣泄不及泛溢成災八邑中諸暨尤甚公親往察勘近江者導之入江近湖者導之入湖又確核成災戶口應賑卹者乘小艇以胥吏各一自隨其淺灘難達處坐大木盆四五

人扶曳而行村民往往竊指曰此太守活我命也亦閒有不火食之時唯食果餅充飢而已勘定後詳請賑濟大吏入奏奉

旨如所請

皇仁浩蕩使數十萬生靈不致填於溝壑而公之盡瘁奉職亦可謂無絲豪遺憾矣是冬念長清公年及七旬唯季子依膝下不可不急歸養然非獨子於終養例尚不合遂以疾請告時公年三十有九大府不聽其去公陳懇甚至乃許去之日郡民涕泣攀追者以萬數歸及一載遂丁外艱向使稍濡滯不去官其抱終天之恨者將無窮矣三年中哀傷慘瘁幾至骨立自是遂無意仕

宦旣而患怔忡因以四十二年四月終於家年五十有三公自出仕以來謹持廉隅公事方急至自出家財以佐之未嘗少有科率公考嘗捐田七百餘畝以贍族人公謹遵其制而復推廣之家居十餘年無一字入公門人亦敬公長者亦不敢以無禮忤公律身勤儉以是率其子孫士大夫稱有家法者莫先焉娶陳恭人後公十六年卒子五人長垣見署四川青堤渡鹽大使次基綸方略館臚錄候補州同知次基縉附貢生次基繹基綬皆太學生孫十二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祖貫餘姚爲公所隸之邑明之季年始遷於杭又早年服官居 日下是以不獲以部民晉謁於後讀

禮南還一調孫端人先生於戴山是日適課士見諸生皆彬彬守禮法無妄言笑者卽知公之造士有方與孫先生之盛德感人其美交相成也鄉人之頌公者如一辭今撮其大者著於此亦足以見公政事之才矣公之子基繹與余有姻連故又以知孝弟睦婣之媿行然則循吏之名猶不足以盡公矣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王子

君姓朱氏諱裕觀字顯若號孚堂先世陝西鳳翔人元末徙家江南之當塗世系始可攷有諱鐸者明永樂時官南京江西道御史立朝有直聲嗣是數世潛德未彰曾祖爾昌人稱長者祖念山嫻文章能詩善書畫以貧

跳身從軍以征兀魯特功敘授江西瑞州府經歷旋換
武資補山東濟寧衛守備考蘭谷甘肅高臺縣知縣生
三子季卽君也少而力學日有定程不中程輒引夏楚
自責且跪誦必精熟後已體素弱年十六病中猶手不
釋卷高臺公以爲非攝生之宜緘書禁勿使觀君卽專
精八法入歐褚兩家闢奧晚歲風致直逼晉人性至孝
母病有人能從乩請方其所書必以沙盤願無所得沙
何君卽往河畔取沙時正廩冬五指爲之裂旣而所書
非佳語君一見悶絕迨居喪哀毀骨立以名諸生入國
子監乾隆庚午應順天鄉試中副榜考取八旗教習充
武英殿校對繼考職在一等當得州同知癸酉中式

舉人適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君先往西陲省親而高臺公已丁繼母憂旋亦身故君在途聞耗幾不欲生及抵喪次困頓已甚高臺距當塗五千餘里扶襯費重宦橐無餘貲正日夜焦慮會大吏助之行乃成行時制府吳公畱君辨奏牘固辭不得遂命子廷芝等扶柩歸有姻家卒於皋蘭者君計費尙有餘卽爲經紀同返君於次年亦遙歸營葬畢地方大吏俱知君有經濟才多延致幕中無虛歲迨庚寅銓授廣德州學正地居萬山中俗質而少文諸生有不衣冠而來謁者君雖盛暑必冠服見之俗漸知禮節有某生素自愛爲訟者妾相牽長吏欲褫之君審其無辜爲力請乃免學宮傾頽甚

爲營葺之丁祭樂舞久廢請於學使朱公錄取佾生若干名又捐置樂器延善音律者爲教師一年後聲容燦然可觀人士咸欣欣然以爲盛事君中年以上體氣漸強近年偶患寒疾繼以瘡遠至不諱病中念長子廷芝下血甚劇諭季子廷葵謹視兄疾勿少離以故屬纊時皆不在側廣德諸生感君德化不召而至者十餘人治木製衣衾一切如禮哭皆盡哀嗚呼此可以驗君之教澤入人深也君卒以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沈氏其扶舅櫬先歸也見兄公在袁江貧至不能舉火乃約計歸費外餘盡歸之繼復僦屋同居并婚嫁其子女族黨稱其賢子五人廷芝廷芾皆國學

生廷葵邑諸生廷薇廷蕙廷芾早卒廷蕙殤孫五人長
珏亦邑庠生餘皆詳譜中

論曰君儒者而通達世務佐大吏皆有聲使寄以民社
亦必有所報効乃爲文學官克自振作不隨俗委靡局
於卑仕故其所表見僅此然觀諸生之能敦古道非恩
誼素結於其心能然哉如使之治民則民之所以報君
亦必視此矣

李蠡塘先生家傳

王子

詞館前輩中余獨與蠡塘李先生親也率月一會聚焉
倣溫公眞率之約而爲之先生之爲人外聲華樂閑靜
相見絕無世俗談每就之令人之意也消方冀奉教有

日乃曾未三年而翩然賦歸矣文弨自官罷後鹿獨無寧居久未悉先生近狀年來濫席毗陵之龍城講舍實先生之鄉而先生已不可再見矣爲悼歎者久之歲辛亥始識先生之嗣子慶來庶幾能繼先生之志業者以先生之素不棄文弨也因出其詩集見示并誌狀等而以傳見屬追思平生交誼之厚焉可以不文辭先生諱英字御左晚乃號蠡塘李氏系出宋丞相忠定公中間自晉陵徙宜興故先生仍以宜興通籍而所居則在武進之鄉云幼聰穎師友又皆一時勝流早年文章卽已成就於書隸真行草靡不以古人爲師法出遊淮陰諸名士一見傾倒乾隆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入詞林卽

乞假省親歸父止齋公有疾一切起居服食必身親之
更善於養志有來告貸者得止齋公一諾卽如數以應
未嘗以貧故稍有難色止齋公病瘖凡所指示唯先生
無一齟齬他人則不能盡喻也彌留之際執先生手喃
喃不置更聞笑聲而沒先生之於子道可謂盡矣將營
葬人謂祖塋上有吉穴先生以先人有禁碑終別求地
以窆焉還 朝授職檢討充鄉會試同考官纂修三禮
續文獻通考等書 咸安宮官學總裁教習丁丑科庶
吉士 恩賜稠疊

贈封上兩世如其官先生自童子試以來凡遇合之文
無不以清見賞及在館閣所作詩賦一主清新如藐姑

射之仙不藉鉛華薶澤而始見妍也臨池之學久而益工求者率滿戶外應之無倦容人人各愜其意以去歸而家徒四壁主講海州六安得稍稍資給於從兄姊之無以爲家者猶爲一一撫卹使不失所有私鬻其餘屋者亦不少芥蒂於懷生平無疾言遽色卽之藹然而于以非義則毅然不可奪娶黃孺人先卒一女適吳方慶無子以弟之子慶來爲後謹守先生遺集將有待於表章云

盧文弨曰先生孝悌人也內行不彰於外故人但以清許之夫榮名膺仕人競趨焉顧翛然若深山之老衲何哉意其充於中而無慕於外者歟其立品清其吐辭焉

得而不清言固心聲之所流也然貞介自守而未嘗絕俗人是以樂得而親之嗚呼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將安歸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王子

大凡豪傑之士承先世所詒之業未有不欲堂構無虧弓裘善繼者也而阨難或出於不虞至於窮約困頓艱難勞苦之備嘗而能彊敏有爲黽勉樹立使緒將墜而復完基欲壞而重固且更廓而大之益爲前人光古今來國固有之家亦宜然此豈不由乎幹裕之才哉然所重尤在乎其德昔子張問行而聖人教之以忠信篤敬又問達而教之以質直好義數言夫唯如是斯其所以

攸往無不利而困者於以亨約者於以泰固必然之理也余往來吳中每聞人稱道瞿大夫之賢而未之識也今歿已七年矣得錢詹事曉徵所爲誌墓之文始知大夫之果賢也會令嗣太守君欲傳大夫之行事以書來請文弔爲文以繫諸譜牒因不辭而爲之次敘之大夫諱連璧字璞存號學南先世居松江之上海曾祖諱穎隆力敦善行設黃浦北義渡至今行者稱便祖諱有恆貢生任江南直隸和州學正始遷太倉州之嘉定所居在學宮之南故大夫之號取諸此父克振公諱大定先以子貴 勅贈儒林郎後以孫貴 誥贈朝議大夫學南公之封亦由此大夫生九歲而孤事大母孝出遇所

嗜物必攜歸以獻大母嘗之而後快瞿氏素以本富聞
迨祖若父相繼去世兩叔父皆不善持家同產兄兩人
又皆早逝子然孤露生計漸不支雍正三年江南彙徵
錢糧積欠之案起邑向以瞿氏任排年儒甲總戶往常
催繳率如例繼而經理無人爲姦胥所侵蝕令顧考成
唯責成總戶於是變產彌補家遂因之而毀大夫年方
弱冠謂徒忍飢誦經其若堂上何且祖宗數百年之基
構一旦陵夷衰微必非僅守章句之所能驟復昔人言
儒者以治生爲急度事勢亦不得不爾思廢著之術亦
多方唯布之與粟其重相埒其資於人也廣於是始創
布業往來吳下倍極勤苦幾二十餘年得漸有贏餘舊

居之損敗者重葺之旁屋之出售者贖歸之遠近祖塋之祭田墓田爲族人因貧質於人者一一爲出資清釐以歸其主顧故里雖可懷而一區之塵已在吳兼顧弗便乃復卜宅於吳之閫門而盡室遷焉同業者或有利不利而大夫獨隆隆日起者則以其性行誠實動皆合宜所謂德孚於人而人信之大夫之謂矣其事大母與母生則盡敬沒則盡哀葬則營高敞地樹松楸皆成行翠華閒數歲一南巡大夫隨守土諸臣後遵循迎鑾成例而敬謹倍加焉率常往來靈巖山麓供頓悉中程又嘗以私財佐公家之急廣振施之惠未易一二數也嘉定地不產米舊苦漕運前明族祖仲仁公倡議折

潛請於邑令朱公廷益因得改折民受其惠立祠以祀仲仁公在附祀之列久而漸湮大夫倡興復之至今得以不廢大夫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無疾考終年七十有一娶汪恭人家正當中落時執勤食淡以養姑教子不得寧息其卒也亦於是年之六月年七十七生三子長兆騫國學生候選知府次塘廩貢生 勅授修職郎歷任府縣學學官最後得碭山縣學教諭次兆麟國學生河南南陽府同知署陳州府知府大夫始以困阨故舍百年詩書之澤以治生意常慊慊日望其後人以儒術顯甚切延名師嚴課程無少須臾懈今塘以文學爲師儒之官孫中泌又食餼於庠舉優貢成均後

起者森森科名直待時耳此殆所謂得則兼得者也女
三孫男九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一其詳具在譜牒
舊史氏曰聖人之言豈不信矣夫觀大夫之行事可知
已孰謂大夫非儒者其所操以應事接物者慮無往而
非儒術也事固當審輕重權緩急在水火之中而冀久
遠之效其爲計也迂而且不可以必得迨至輒軻終身
而於後人益不遑恤矣若大夫所爲誠明於緩急輕重
之數故能復完其先世之舊而子孫乃得從容以向學
之秦者先適楚北征者空向南事固不可執一論也語
曰惜財者必重費以大夫之積而能散也豈不更賢於
攝緘滕固肩矯者遠甚如此而不謂之豪傑得乎

文學朱梅友家傳

辛丑

君諱夏字煥文一字梅友姓朱氏先世徽人與文公同祖由始別六傳始遷於處州遂昌縣之奕山至君二十二世矣世以耕且讀爲業君後以奕山地瘠更遷居陳邨髫年事大父父能順適其意無子弟過大父魯菴府君極愛之令讀儒書出就外塾君雖耽學每念餘力學文之訓時歸家省覲并代諸勞辱事世務益以練習旣冠以文受知學使者補縣學博士弟子員遂爲經師遠近爭相延聘時父碧泉府君窘於生計屢徙業而貧逾甚貸子母日益多君以所得脩脯爲償無私用者復念治末終不若務本召佃客講求田園之利家計由是粗

足食必具甘旨親未中年已能享優游之樂矣有母弟
四人女弟二人皆以時婚嫁親既沒而兄弟猶同居數
十年諸弟皆力農君閱其勞已有五子唯令一子習儒
三子皆習農以分其勞一子則尚幼也沒之前一年諸
弟以君年屆耆矣而綜理家政勞勞不少休意不安固
求分爨君不得已而後聽之猶語其子奎曰異日汝力
有餘今雖分猶可挽使合也奎讀書有文名君令之會
城就賢師友講習乾隆四十一年舉拔萃科君喜而復
悲以若考之愛此孫特甚而曾不及見也其孝友之性
始終亾閒若此奎言君爲人解紛周急之事甚夥然此
猶小小者耳娶琴溪王氏有同德舅姑嘉其善事妯娌

閒咸宜之同居久而無閒言以是益成良人之美云先
八年卒君後補增廣生卒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
八日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文藏於家

舊史氏曰余始識君仲子於逆旅中卽以拔萃貢太學
者也觀其言語動作類有養者已知其稟承有自居京
師數月益與之習一日出所撰府君行述求余文且痛
己之事親不及君之事親遠甚余於是竊喜向所揣之
果不謬也夫世之讀書號爲儒者往往徒墨守章句力
不足以服勞智不足以治生若是則其親何賴焉君之
命意唯恐其力不爲父母兄弟用勞身苦思以安其親
爲儒者而若斯也其庶幾不爲腐儒之歸也夫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癸卯

君諱翹字楚珩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祖諱嶧山西大同府知府父諱公案字豐旅大同君之卒也官督減城工銀數巨萬豐旅君壹不以累昆弟獨爲償又受託趙氏孤耗其家遂爲婁人君倜儻尚義有父風娶蔣孺人同邑臨安嶧峨縣知縣諱敦淳之女也有賢德安貧孝於舅姑君不憂內顧常客外謀養江行見溺者亟募人拯出之然志節高邁不冒爲啣愉態以故遊不得志年三十八竟客死孺人與君同年生忍死代子職撫其二子三女咸成立二子禮吉迪吉也君沒時禮吉方六歲自小學以迄通經皆孺人親教之正句讀審音訓故禮

吉學有原本一不染俗師之陋凡行事訓以恪守先世之舊一製衣亦不聽隨俗禮吉既能負米客外久衣或更其式母怒曰兒曹一衣尚隨俗卽他事何以自立禮吉學有聞交游漸廣貴人具禮幣聘爲子師孺人必察其人信可者許爲朋友賓主否則戒其子亟遠之娣婦余寡無依孺人迎與其寢處以次子迪吉爲叔後葬三世七棺咸如禮監生君在日與通州盛聰交最善前所救溺人適聰弟也君喪在殯而里失火聰冒火翼柩出聰有一子年四十貧不能娶孺人約一歲所入舉其半畀之遂克成禮禮吉初試於鄉得乙榜貢太學孺人猶見之卒年六十有五禮吉後中乾隆四十五年順天試

貢禮部爲舉人易名亮吉

舊史氏曰監生君無年而沒故其行事不少概見然其
先世富盛時常施德於族姻里黨倘緩急有告宐必有
應者而君寧容遊於外以治生又不能耽耽滑稽以取
世悅而坐致困窮卽此亦足以得其爲人矣孺人之亾
也賢士大夫爲之誄者八祭文及哀辭各一爲之志若
銘者一爲之傳者一盛矣故非是母則何以有是子非
是子則何以使母之賢得大彰顯有聞於時也余重孝
廉之爲人不容無言而諸君子之爲母言者則旣詳矣
抑聞之夫者妻之綱也母實有賢德而事當繫於其夫
故爲洪君傳以明夫世德之相承固宐獲此同德之助

也

梅式堂小傳

甲寅

君諱鈔字二如一字式堂寧國宣城人姓梅氏徵君定九先生諱文鼎之曾孫左都御史謚文穆諱毅成之第三子也今與其昆季俱定居江寧上元縣余適濫席鍾山書院因得與君昆季時過從君厚重老成言甚簡至見之若無所得也既而思之甚有意乎其爲人而樂與之親乾隆丁酉君試於鄉余欲讀君試文來候君闈者以病辭無何遂以不起聞矣視君之言語動作常相期以壽考而竟不然天道之不可問也如是嘗詢君生平行誼於其弟鏐越明年三月鏐始詳錄一冊以見示會

文弼已辭席束裝啟塗不及緝綜藏之笥中有年俗事
牽縈筆硯久不理每一念及輒耿耿難爲懷今年甲寅
理故篋得君之行實因亟撫其大略書之君六歲喪母
王夫人微好動旋即自懲創少長紀所聞儒先講論同
異理道性命之旨爲習傳錄聞人之善久而不忘且樂
傳述於人文穆公告歸後君侍枕履不少離出入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嘗侍疾數十晝夜親甚安之君猶以
納溺器衾中指爪觸親膚爲深疚遂終身勤爪翦王夫
人旣沒而徐夫人攝內主徐後文穆卒所親謂於制本
不得持三年服矧

覃恩明後年接開科宜急圖顯揚君泣對曰母視鈿鏤

不異所生安忍異服於所生平卒終三年喪君中江南
庚午科鄉試乙榜得以貢生就順天試愛君者咸欲爲
之地君一切謝去於後遂不再就順天試重故交雖其
人已沒言及之輒怛怛然於其筆墨畱遺者裝潢而什
襲之唯謹樂引進故人子唯恐其遠而漸疎也座右所
書皆鍼砭藥石之言疾革時神明不亂語子準云今歲
鈔太公家訓未完汝其足成之太公家訓者徵君示子
書也又語某書價須償其他屬家人語率視此年四十
有六妻崔氏先一年卒子二人準爲伯父後次日望孫
女五人君長於古文不苟作詩及書法皆遠出輩流然
未嘗以此自矜也手所鈔輯者取文獻通考議論之要

者爲大事論又纂三禮中典制爲一書又選古文爲內
外編其勤勤纂述又如此嗚呼略舉君之大端誠不愧
人之師表也已

盧文弨曰君貴公子又才望動一時達官貴人爭欲引
君出我門下以爲重而君坐紅塵中不異居深山不冒
詭其道以求進至歷久而不渝而僅以一貢太學終其
身知君者無不爲君惜終亦歎介然獨立之能使其身
完然而無玷也君弟鏐能詳言君之志事是亦不隨流
俗者余悲君之不可見見君弟庶少有以慰余思也夫

梁孝廉處素小傳

癸丑

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旣擷其精并正其

誤與其兄曜北相確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
衰漫思攷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處素率爲余審定
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則曜北侃侃然處素闇闇然和
易近人人尤樂觀之曜北旣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處
素以乾隆戊申科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之
未有涯也乃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埃漲天
熱氣中人毒甚然抵家尙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
在山閱月餘親程畚杵之勞維謹坐面富春江時當秋
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尙強壯不爲意然而君之受
病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失音越日而目已瞑矣
余聞而驚訝往覘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

者之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文莊公父則侍郎公伯祖太史諱林公伯父侍講山舟公設以常人處此不爲羣展風流則爲裘馬清狂日以酒食遊戲相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學而能孱守之以故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於眾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名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稟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疏爲三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

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焉此則曜北之責
已君詩清新越俗向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有梅竹聯吟
集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爲人
且通說文故下筆鮮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
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夭死迺乾隆之五十八年
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
人豈不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
名繼汾者君之外舅也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
一子曰常孫曰王在長逝者固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
免於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以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
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弟子宐興陳俊用章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